

唐诗人口数字辨析

王 涛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摘 要: 对《全唐诗》中几乎所有涉及人口数字的诗歌篇章进行分类整理, 然后又搜集到了涉及相应诗歌的今人的论文或专著, 将两者结合进行了对比研究, 我们发现唐诗在人口数量的描述上, 有些确实以现实人口为基础, 诗中描写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人口现状; 但大多数则是一种艺术的手法, 只是反映出当时人口众多的现象, 多非实指, 所以并不能当做历史史实来运用。

关键词: 唐诗; 人口; 举例; 分析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06)04-0137-04

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 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接下来, 他列举了许多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史料的例子:“《诗经》中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屈原《天问》, 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 班固《两都赋》, 张衡《两京赋》, 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诸诗, 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 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 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陈寅恪先生则身体力行, 以《元白诗签证稿》开创了史诗互证的先河。

笔者在研究唐代人口史的时候发现: 如梁启超先生所言, 杜甫、白居易之诗, 作为能够流传下来的第一手资料, 其价值确实非同寻常; 但诗歌毕竟是一种文学作品, 基于韵律、对仗、铺排、夸张等艺术因素的考虑, 提及人口数目时, 往往以“千”、“万”来笼统概括, 没有史家来得严谨, 所以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地去用。如果确实需用这些材料为证据, 必须加以仔细辨别。

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 唐诗中出现的人口数字, 以“千”、“万”为多, 其大部分都和“家”、“户”结合在一起。以《全唐诗》为例, 内容中包含“千家”的唐诗共 78 首, 内容中包含“千户”的唐诗共 12 首, 内容中包含“万户”的唐诗共 122 首, 内容中包含“万家”的唐诗共 95 首。

我们下面用举例法从高到低逐一探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口数字。

一、千万

唐诗中出现的“千万家”、“千万户”不多, 出现“千万家”的有 10 首, 出现“千万户”的有 4 首。我们举较典型的贯休的几个例子来加以分析。

《上卢使君》^[1]云:

楼台千万户, 锦绣龙歌沸。大惠虫鸟全, 至严龙虎畏。

《避地毗陵上王慥使君》^[1]云:

尽愿回清镜, 重希在此条。应怜千万户, 祷祝向唐尧。

《赠杨公杜之舅》^[1]云:

王杨卢骆真何者, 房杜萧张更是谁。

应念衢民千万户, 家家皆置一生祠。

三首诗皆为贯休所作。考察当时的背景, 三个“千万户”皆无特定对象, 看做是诗人的一种夸张的修辞习惯即可, 若依据这三首诗来估计唐后期贯休时人口超过一千万家, 则需要其他史料的支持。

二、百万

“百万家”和“百万户”在唐诗中出现也不是太多, 《全唐诗》中出现“百万家”的诗歌有 5 首, 出现“百万户”的有 3 首。下面结合实例来具体分析一下出现“百万家”提法的这三首诗。

岑参在《秋夜闻笛》^[1]中云:

天门街西闻捣帛, 一夜愁杀湘南客。

长安城中百万家, 不知何人吹夜笛。

韩愈在《出门》^[1]中云:

长安百万家, 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 与世实参差。

贾岛在《望山》^[1]中云:

长安百万家, 家家张屏新。谁家最好山, 我愿为其邻。

这三首诗中出现的“百万家”, 都清晰地加上了“长安”的定语, 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 长安在岑参、韩愈和贾岛三个时期, 户口未曾低于百万家。如果三人所言非虚, 那对解决长

收稿日期: 2006-04-20

作者简介: 王涛(1977—), 男, 河南南阳人,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人口史研究。

安人口的问题,多少会有点帮助。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日野开三郎以史料记载的景龙三年(709)六府州和大中二年(848)十府州为安史之乱前后重要城市的依据,从长安、洛阳等大城市的城坊建置、面积规模,北宋开封府的廊坊户数,江陵等大城市唐后期所见户口概况,长安洛阳坊市、县户数及迁徙户数,都市发展和大城市的户数规模等方面进行对比探讨,提出了长安、洛阳天宝户数各为20万,唐末达到30万,大概与广陵、江陵等一流城市差不多的观点^[2]。专门研究城市的妹尾达彦则提出8世纪前半期长安人口70万说。严耕望先生有感于以往对长安人口数量的判断多系推断之词,不够细密,故网罗史料进行分类量化研究。其将长安人口分为宫廷人口、中央政府官吏员额、京师禁卫军、官吏军将眷属与仆隶、寺观人口、外人侨寓、一般市民、流动人口这八大类进行分析,结论是人口在170万(保守)至200万(放宽)之间。所以,从字面上看来,严先生的观点和这三首诗颇为相合^[3]。

李商隐在《宋玉》^[4]中云:

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

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

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

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

元稹在《遣兴十首》^[5]中云:

城中百万家,冤哀杂丝管。草没奉诚园,轩车昔曾满。

……

光阴本跳踯,功业劳苦辛。一到江陵郡,三年成去尘。

以上两首带“百万家”的诗都是在写荆州江陵。安史乱后,江陵一反北方各地户口纷纷逃亡的颓势,吸附了大量的人口聚集于此,江陵之繁华,几乎可以与长安、洛阳相比。所以,江陵在唐后期人口问题研究上一直是个热点。《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五三记载,僖宗乾符五年(878)“仙芝,焚略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死”。所谓“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是指在王仙芝焚掠之前,江陵县城中至少有民户30万。人口之多,可见一斑。而对上文所说的两首涉及江陵人口的诗,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耕望先生在探讨江陵的人口问题时,引了李商隐的《宋玉》来作为江陵人口众多的旁证^[3]。而翁俊雄先生在探讨到同一问题时则引用元稹的《遣兴十首》来佐证^[4]。两位先生在选择时,肯定有各自的理由,而以笔者之浅见,李商隐的这首诗是咏史诗,宋玉也是一位历史人物,所谓的“荆台百万家”就未必一定就是诗人当时之事,多为作者之遐思,引之值得商榷。若引用元稹在江陵时作的《遣兴十首》诗中说的“城中百万家”就较为妥当,似更接近当时诗人之所见。

三、十万

《全唐诗》中内容包含“十万户”的诗歌为11首,含“十万夫家”的1首,含“十万家”的有6首。有“十万户”这一提法的11首诗中白居易一人占了4首,加上出现“十万夫家”提法的那首诗,他的这5首诗竟然写的是一个地方——苏州。

《霓裳羽衣歌(和微之)》^[6]云:

今年五月至苏州,朝钟暮角催白头。

贪看案牍常侵夜,不听笙歌直到秋。

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

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

答云七县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

《自咏五首》^[7]云:

一家五十口,一郡十万户。出为差科头,入为衣食主。

《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仍呈吴中诸客》^[8]云:

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

《题新馆》^[9]云:

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登阊门闲望》^[10]云:

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

以上皆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所作。诗人较为频繁的写作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仔细地观察苏州人口状况的难得机会。如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今年五月至苏州……答云七县十万户”,是说十万之数乃全州七县之总数;“一家五十口,一郡十万户”,说出了州郡的人数和家庭的规模;“何言万户州,太守常幽独”,“十万户州尤觉贵”,则是在说苏州的等级为几何。“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则告诉了我们这十万户为著籍户,承担全州向中央缴纳的各色摊派,而有五千户为兵籍,一个州著籍户与提供士兵的比例似乎就是20:1。如果不连贯着读,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理解。比如说:有的先生认为“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中的“十万户”是在说城市人口^[9]。但我们把白居易的这几首涉及苏州的诗通读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没有其他证据支持,很难说这些数字就是特定人口。虽然诗中记载的著籍户口几乎和《元和志》上的数字相差无几,看似价值不大,但不可否认的是,白居易粗线条的勾勒给出一个苏州“版图”户口的轮廓,使我们不再局限于从单一的角度来研究苏州,从而能看得更加全面。

下面我们谈谈涉及成都的两首诗。

李景让在《句》^[11]中云:

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

杜甫在《水槛遣心二首》^[12]中云: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这两首诗写的都是成都。前诗的作者李景让自大中十二年(858)至十三年(859)任西川节度使。《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崔慎由》载:“始蒋仲登庸。西川李景让览报状,叹曰:‘不能事斯人也。’”马上托疾离镇。并且做了《句》:“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诗中的“成都十万户”,是指的哪里呢?是指西川节度使所领的14州的民户?还是指成都府所辖10个县?还是指节度使和成都府的治所——成都县?据卢求在宣宗大中六年(852)所写的《成都记序》一文,西川节度使“领州十四,县七十一,户百万”;而成都府所辖10县户数在天宝十二年(753)就已过16万,在安史乱后,移民不断入川,成都府各县户口亦大增,预计要超过30万。所以,这个“成都十万户”可能是指西川节度使的治所——成都县。后诗乃杜甫所作,杜甫

时称城中户数已达 10 万。李景让在人口倍增的情况下说“成都十万户”亦不无道理,两诗可以互相印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十万户”、“十万家”这些诗句运用的时候需要特别斟酌。有些诗是带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的。最典型的是岑参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云:“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1]岑参去凉州是在天宝年间。天宝年间,凉州有户二万多点,谈不上十万家。

四、万

《全唐诗》中提及“万家”的诗歌共有 95 首,减去前文提到的“千万”、“百万”、“十万”诸条,还有 74 首;包含“万户”的诗共有 122 首,减去前文诸首,还有 104 首。这 178 首诗出现的“万”字,多为修辞立意之用,罕有可用来考察户口数字者。

白居易有诗《吴中好风景二首》^[1]云:

吴中好风景,风景无朝暮。晓色万家烟,秋声八月树。

……

况当丰岁熟,好是欢游处。州民劝使君,且莫抛官去。

之所以把这首诗单列出来是因为其中涉及一个词组“万家烟”。我们这次要考虑的问题是:“万家烟”可不可以具体量化为实际的数字?

以下就是一例:张剑光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2]中说:

倘以每坊四百户计,苏州六十坊有二万四千户,如按五百户计,苏州有三万户,这个推测与我们上面的测算基本一致。所以白氏说:“吴中好风景,风景无朝暮。晓色万家烟,秋声八月树。……州民劝使君,切莫抛官去。”这首诗白氏显然都是在讲城内的事情,他说的“万家烟”是指城内的户数,即白居易认为苏州户数在一二万之间,也是接近二十万人口,事实上,作为刺史,对本州的户数应该是最清楚的。如果是有好几万户,那白氏的讲法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笔者认为这种推测是不严谨的,存在着很多漏洞。作者怎么肯定这万家烟就一定是城内的,就没有千家是城外的了?万家烟只能说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你怎么能以目测来确定那些烟是来自一万个以上的家庭的炊烟呢?

而且“万家烟”句并不是白居易的原创。韦应物在《登宝意寺上方旧游(寺在武功,曾居此寺)》^[3]也写过“万家烟”,其诗云:

翠岭香台出半天,万家烟树满晴川。

诸僧近住不相识,坐听微钟记往年。

王表在《清明日登城春望寄大夫使君》^[4]同样也用过“万家烟”,其诗云:

春城闲望爱晴天,何处风光不眼前。

寒食花开千树雪,清明日出万家烟。

除了“万家烟”,我们在《全唐诗》中还可以找到“万户烟”。“万户烟”出自李洞的《华山》^[5],其诗云:

碧山长冻地长秋,日夕泉源聒华州。

万户烟侵关令宅,四时云在使君楼。

从以上四例我们可以看出“万家烟”、“万户烟”多非实指,若据此考量当时人口数字,有失严谨。

另严耕望先生有《元和志 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一

文^[6],在谈到灵州时,他引《新书·王智兴传》(智兴子晏平为朔方灵监节度使)“父丧,擅取马四百,兵械七千自卫,归洛阳”,认为灵州全军兵力必至数万人。其实本身这个推断就很有问题,前提和结论没有必然的联系。严先生知道这样可能说服力不够,就用时人韦蟾的一首诗《送卢潘尚书之灵武》^[7]来作进一步证明:“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由其中的“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并参之上引《王智兴传》所见兵马众多,得出一个结论:唐代晚期,灵武城民户仍众,全州六县,当亦不下万户,绝不减于开元天宝时代也。

笔者认为,韦蟾诗中的“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句若作为量化的史料来用,较为牵强。

唐人诗中描写人口时,出于诗句长短的局限,总是用“万”、“千”这些词大概说一下,后来就成了一种格式了。比如说“万家烟”,一个人写了万家烟,别的诗人读了可能觉得万家烟营造出来的意境很美,就有很多人跟风,于是又有好多人也用“万家烟”。不仅有“万家烟”,刘长卿还有“万家树”,其诗《题虎丘寺》^[8]云:

裴回北楼上,江海穷一顾。日映千里帆,鸦归万家树。

李群玉还有“万家砧”,其诗《秋登涪阳城二首》^[9]云:

万户砧声水国秋,凉风吹起故乡愁。

行人望远偏伤思,白浪青枫满北楼。

刘长卿又有“万家夕”,其诗《登扬州栖灵寺塔》^[10]云:

雨飞千栱霁,日在万家夕。鸟处高却低,天涯远如迫。

李颀却有“万家香”,其诗《送皇甫曾游襄阳山水兼谒韦太守》^[11]云:

白雁暮冲雪,青林寒带霜。芦花独戍晚,柑实万家香。

细细读来,以上带有“万”字的诗句,几乎都是虚指。所以,若在诗中碰上“万家”“万户”开头的词组,一定要慎用,因为这些数字大多是经不起推敲的。

综合诸条来看,唐诗中“千万”条与大部分“万”条太虚,几乎都没有实质对象,拿来做史料缺乏科学性,“百万”条太空,可做旁证,唯“十万”条有章可循,可以参以其他史料来进行研究。

五、杜诗及其他

南宋诗词大家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卷九中说:“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因此,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杜诗中蕴涵了很多珍贵的人口史的片段和信息。下面我们列举四例来进行分析。

杜甫有诗《遣怀》^[12]云: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这个大邑是指宋州的治所睢阳。睢阳民户众多,竟达 9 万家。足可见盛唐时人口之繁茂。大邑如此,小邑如何?

杜甫在《忆昔二首》^[13]中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这首诗是被引用得最频繁的,因为它反映了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全盛的时候)人口增长、官府和大户人家粮仓丰实

的景象。“小邑犹藏万家室”是个很了不起的概念,因为唐代的各个县都是有等级的:唐高祖武德年间规定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即使以后到了玄宗开元时期,由于“太平时久,户口日殷”,标准提高了,也只是“以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三千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小县都有万户,显然是种夸张,但也反映出唐代社会安定之后,人口和经济相互作用,彼此的增长速度都十分快。

“安史之乱”后,情况大变。杜甫通过所见、所闻,写下沉郁顿挫的诗将千年前的人口数字剧烈的变动记述了下来。

杜甫有《白帝》^[1]云: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恻哭秋原何处村。

蜀地久经战乱之后,千家仅存百家,人口凋零,可怜的寡妇又被抢劫一空,没有一点生活资源,她们何以为家呢?

杜甫又有《三绝句》^[1]云: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杀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其中的“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是触目惊心的一个对比,当时蜀中战乱、刺史被杀、群盗食人,以致人口锐减如斯。

如果要微观地考察唐代的人口史,杜甫这四首诗无疑是不错的实例。

但“左史不同文心”,诗与史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在文学史上,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很多人甚至都不赞同“诗史”这种提法。古有杨慎、王夫之,今有钱钟书、吴宓,他们

都认为诗不可与史混为一谈。

笔者也认为诗歌文学首先应该是艺术、美学与理论的文本,然后才是文化、政治、历史、军事、伦理、宗教、民族等方方面面的文本。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性,在遣词造句方面有着固定的规律和格式,研究起来需要通盘考虑。以人口史来说,倘若对唐诗生吞活剥,单从计量的角度来考察诗中出现的那些人口数字,其结果必定是“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

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要参以其他各种文献,弄清背景,恰如其分地使用材料,才能更好地将陈先生“文史互证”的优良传统继承到手,发扬开来。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 zwsf-002@163.com)

注释:

严耕望先生在《元和志 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一分册,1996年3月版)中认为是写的汴州,这与我们所持之说有异。

参考文献:

- [1]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文中所引《全唐诗》均出自此书)
- [2]张弓.20世纪唐研究(经济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3]严耕望.《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6,(1):1—41.
- [4]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5]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3):102—121.
- [6]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EB/OL].www.whwanfangdata.com.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in the Poems of Tang Dynasty

Wang Tao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a lot of valuable numbers of households and total population in th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618 - 9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ms in Tang Dynasty and population is an interesting topic. In this thesis, some poems with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in the Tang poems are compared with some articles or proses relevant to these poems. Then, it is shown that as for Tang poems, some of them can be used in studying population in Tang Dynasty directly, others of them are just a kind of portray in literature and they could not be used to study the population 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 poems of Tang Dynasty; population; instance; analysis